



人权理事会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九十二届会议(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通过的意见

关于 Yahya Mohamed Elhafed Iaazza 的第 46/2021 号意见(摩洛哥)

1.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系根据人权委员会第 1991/42 号决议设立。人权委员会第 1997/50 号决议延长了工作组的任期并对其任务作出了明确说明。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人权理事会接管了人权委员会的任务。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在第 42/22 号决议中将工作组的任期延长三年。
2.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¹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向摩洛哥政府转交了关于 Yahya Mohamed Elhafed Iaazza 的来文。该国政府于 2021 年 4 月 6 日对来文作出答复。该国是《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
3. 工作组视下列情形下的剥夺自由为任意剥夺自由:
 - (a) 显然提不出任何法律依据证明剥夺自由是正当的(如某人刑期已满或大赦法对其适用,却仍被关押)(第一类);
 - (b) 剥夺自由系因某人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第七、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条以及(对缔约国而言)《公约》第十二、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第二类);
 - (c) 完全或部分不遵守《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当事国接受的相关国际文书所确立的关于公正审判权的国际规范,情节严重,致使剥夺自由具有任意性(第三类);
 - (d) 寻求庇护者、移民或难民长期遭受行政拘留,且无法得到行政或司法复议或补救(第四类);

¹ A/HRC/36/38.



(e) 剥夺自由违反国际法，因为存在基于出生、民族、族裔或社会出身、语言、宗教、经济状况、政治或其他见解、性别、性取向、残疾或任何其他状况的歧视，目的在于或可能导致无视人人平等(第五类)。

提交的材料

来文方的来文

4. Yahya Mohamed Elhafed Iaazza 生于 1966 年，是撒哈拉人权维护者、撒哈拉人权保护者联合会坦坦分会主席。他已婚，有三个孩子。

a. 背景

5. 据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因 2005 年 5 月撒哈拉起义被捕。Iaazza 先生是坦坦镇著名的撒哈拉活动家，据说在西撒哈拉独立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报道，他一直参与组织争取西撒哈拉独立的和平示威，致力于解决与政治犯、警察暴力和酷刑受害者有关的人权问题。

6. 来文方报告说，每年 2 月 27 日，即“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周年纪念日，都会举行示威游行。2008 年，Iaazza 先生据称参与了示威活动的组织，但由于他正在自己的店里工作，因此没有参加示威。

7. 来文方称，参与者在示威期间举着旗帜。据报道，警察在示威开始后不久就赶到了，并向示威者投掷石块。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作为回应。据报道，一名警察被一块石头击中，造成致命伤。来文方称，导致该警官死亡的人的身份不明。

b. 逮捕和拘留

8. 据报告，Iaazza 先生于 2008 年 2 月 29 日晚即示威两天后被捕，当时他正带着 6 岁的儿子离开他在坦坦的商店。他没有受到人身攻击，但被告知警察有些问题要问他，要他到警察局去。据称，警察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被捕。据称，Iaazza 先生随后自愿上了警车，并被带到警察局。

9. 据来文方称，这次逮捕是对 20 名撒哈拉活动分子的逮捕浪潮的一部分，其中 8 人与 Iaazza 先生一起受审。这些逮捕构成了对坦坦撒哈拉社区的集体惩罚。

10. Iaazza 先生被带到警察局的审讯室，遭受酷刑，包括强奸、殴打、电击和劈扯手指甲和脚趾甲。他还被问到关于他与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撒哈拉被占领土部的关系的政治问题。Iaazza 先生裸体度过了四天，没有得到任何食物或水，也没有律师。

11. 2008 年 3 月 4 日，Iaazza 先生在阿加迪尔王室检察官面前出庭时得知了对他的指控。来文方指出，Iaazza 先生和其他被拘留者因遭受酷刑而留下伤疤，这已报告给王室检察官。然而，王室检察官没有要求进行医疗检查或调查。来文方指出，不清楚 Iaazza 先生的逮捕是由司法机构还是由王室检察官下令的。

12. 此后，Iaazza 先生被转移到监狱一个月，与外界隔绝，遭受酷刑和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据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在监

狱里。² 他不被允许联系他的律师或家人，他们直到 2008 年 4 月才知道他的下落。

13. 随后，身体状况极差的 Iaazza 先生被转移到艾特·梅勒尔监狱，与已定罪的囚犯关在一间拥挤不堪的牢房里，不允许他见家人或打电话。他被允许与他的律师联系，但不能与他私下交流，因为有人一直在监听他的电话，而且在探视期间，监狱看守也在房间里偷听谈话。

14. Iaazza 先生绝食抗议，不久后被送进医院。然后他被带到一间只有 7 名囚犯的牢房。

c. 审判程序

15. 据来文方称，2008 年 8 月 14 日，Iaazza 先生与其他八名撒哈拉活动分子一起被带到阿加迪尔初审法院。诉讼延期至 2008 年 9 月 5 日，然后又延期至 2008 年 10 月 9 日。在国际观察员出席的听证会上，被告高呼口号，主张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

16. 在审判期间，被告辩称，对 Iaazza 先生的逮捕不符合法律，他遭受了酷刑，而且他身上仍有明显的酷刑痕迹。法官和王室检察官都没有提到这些酷刑迹象，并且不允许被告对王室检察官的评论提出质疑。由于被告是作为一个群体被审问的，诉讼程序类似于大规模审判，其中案件不是单独处理的，得到警方证实的警方记录和供词构成主要证据。这些陈述相互矛盾，法官拒绝传唤任何辩方证人。

17. 辩方还说，所有被告都是仅仅因为他们的人权活动和支持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而被逮捕的。在审判期间，一名辩护律师说坦坦是西撒哈拉的一部分，这让法官感到震惊，他被迫收回这一说法，以避免刑事起诉。

18. 来文方报告说，Iaazza 先生没有被判犯有谋杀罪，但被判处 15 年监禁，因为他召集撒哈拉活动分子举行示威，导致一名警察死亡。

19. Iaazza 先生被定罪后，虐待又开始了。他始终受到限制，不能让家人探视(只允许家人给他钱)，不能使用电话，不能去图书馆和商店，也不能领取他的个人物品。他还与狱警和监狱管理部门有矛盾。2008 年 10 月，Iaazza 先生第一次被允许打电话和见家人。

20. 上诉程序于 2009 年春季开始，但听证被数次推迟。Iaazza 先生绝食了 62 天，为此他得了后遗症。原定于 2009 年 4 月 1 日举行的第一次庭审因一名被告缺席而推迟至 2009 年 5 月 12 日。这是在与一审审理相同的情况下进行的，对辩护也有相同的限制。两次诉讼都有国际观察员在场。法官指控 Iaazza 先生是一名分离主义者，花钱雇人参加示威。

21. 上诉法院维持了对 Iaazza 先生的定罪，并判处同案其他被告 4 年监禁，增加了其中 3 人的刑期。

22. 来文方报告说，为了惩罚 Iaazza 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当局拒绝批准他提出的任何转狱请求。他目前被关押在布伊扎卡恩监狱，由于 COVID-19 疫情以及与

² 据来文方称，他被关在安扎坎监狱。

酷刑、持续虐待和绝食有关的健康问题，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还患有哮喘和风湿病，并因其观点受到持续的种族歧视和系统性惩罚。

23. 2020 年 10 月 9 日，Iaazza 先生的情况急剧恶化。他与一名 COVID-19 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囚犯被关在一间牢房里，然后在 10 月 13 日被单独监禁，并被剥夺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直到 2020 年 12 月 9 日，再也没有听到 Iaazza 先生的任何消息。2020 年 11 月初，监狱长告诉 Iaazza 先生的家人，他的情况“正常”，只是“选择三个星期不使用电话”。从 2020 年 12 月 9 日起，他被允许每星期打三次电话，每次几分钟，这是他唯一被允许走出牢房的时间。

24. 2020 年 12 月 23 日，监狱长明确表示，Iaazza 先生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治疗，无论他的病情有多严重也不许去医院。他还对 Iaazza 先生发出死亡威胁，并切断了牢房的电源。2021 年 1 月 6 日，另外两名囚犯被关入 Iaazza 先生的牢房。

d. 法律分析

25. 来文方认为，剥夺 Iaazza 先生的自由属于工作组工作方法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类，还应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评估，因为来文方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本案。

26. 来文方认为，撒哈拉人有自决权³ 并且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受保护人员。

一. 第一类

27. 来文方称，对 Iaazza 先生的逮捕是非法的，他被长期单独监禁，在被拘留的第一个月，他遭受了强迫失踪和各种形式的酷刑。来文方还认为，Iaazza 先生不是由一个司法机关下令拘留的。

28. 因此，没有遵循确立逮捕他的法律依据所需的正式程序，使逮捕和拘留缺乏任何法律依据，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九条和《公约》第九条第 1 款。

二. 第二类

29. 据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被认定应对 2008 年 2 月 27 日示威游行后警察的死亡负责，尽管那天他正在店里工作，没有参加示威游行。来文方报告说，撒哈拉国庆节庆祝活动本来是和平的，示威者举着西撒哈拉旗帜庆祝他们的国庆节，但通常会遭到大规模镇压和警察暴力。在 Iaazza 先生被捕和 2008 年 2 月 27 日示威之后，整个坦坦镇都受到了集体惩罚。

30. 来文方认为，Iaazza 先生被捕、遭受酷刑和拘留仅仅是因为他是一名撒哈拉人权维护者，并为西撒哈拉的独立及其人民的自决权进行了宣传。在这方面，来文方指出以下情况：(a) Iaazza 先生受到的讯问是政治性的；(b) 警方记录表明，他是一名“危险的分裂分子”，属于一个犯罪组织，应该受到惩罚，以此“杀鸡儆猴”；(c) 摩洛哥司法系统被用来压制反对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d) 诉讼程序构成虚假审判。

³ 来文方提到国际法院关于西撒哈拉的判例法和大会第 1514 (XV)、1541 (XV)和 2625 (XXV)号决议。

31. 据来文方称，剥夺 Iaazza 先生的自由违反了人道主义法，侵犯了《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保障的表达和集会自由权，属于第二类任意剥夺。

三. 第三类

32. 据来文方称，法官和王室检察官都不独立或公正，没有对酷刑指控采取任何行动，Iaazza 先生被起诉仅仅是因为他在一个司法系统被用来惩罚被认为是“分裂分子”的国家倡导自决权。

33. 来文方还称，Iaazza 先生与其他被告一起接受讯问，违反了个人责任原则。审判的政治性质表现在法庭被警察包围，这可能构成对公开审理权的侵犯。来文方还指出，被告被要求撤回陈述，以避免刑事诉讼，Iaazza 先生无法与其律师沟通或提交证明其无罪的证据。

34. 因此，来文方认为，Iaazza 先生受到了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没有受到独立和公正法庭的审理，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来文方还认为，法院没有考虑到的事实是，Iaazza 先生作为撒哈拉人，具有《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的受保护人的地位。

35. 来文方认为，在酷刑下签署的供词是唯一用于指控 Iaazza 先生的证据，这违反了《公约》第七条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午)项以及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七十五条第四款第(六)项。法官忽视了酷刑的证据，并拒绝承认无罪的证据。他还拒绝传唤或听取可以证明 Iaazza 先生没有参加示威的证人，辩称警方记录已经证明 Iaazza 先生组织了和平示威，并向“分裂分子”付钱让他们参加示威。

36. 此外，既没有向 Iaazza 先生出示逮捕证，也没有告知他被捕的原因。2008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4 日，他被关押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同时遭受酷刑，当天他被带见王室检察官。来文方认为，当局没有告知被告对他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二款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七十一条。

37. 从 2008 年 2 月 29 日被捕到 2008 年 4 月被转移到艾特·梅勒尔监狱，Iaazza 先生也被完全隔离关押。2008 年 4 月至 10 月期间，他被禁止与律师联系和准备案件，并在监狱中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当局还通过窃听谈话和打断会面，干涉他与律师秘密交流的权利。来文方称，这些情况引起了对法官独立性的怀疑，违反了《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

38. 来文方认为，对 Iaazza 先生提起的刑事诉讼构成了对《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条和第六十六至七十五条所载公正审判权的单独侵犯。

四. 第五类

39. 据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因其撒哈拉身份和他对撒哈拉人民自决权的政治观点而被逮捕和监禁，这违反了《公约》第一、二、二十六和二十七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四十七条和《陆战法规和惯例条例》第四十五条。Iaazza 先生的案件象征着对所有撒哈拉人的系统性迫害。

政府的回应

40. 2021 年 2 月 5 日，工作组向该国政府转交了一份关于 Iaazza 先生的来文，要求该国政府在 2021 年 4 月 6 日之前提供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并保证他的身心健康。

41. 2021 年 4 月 6 日，政府作出答复，称摩洛哥当局一直努力与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进行建设性互动。然而，政府遗憾地注意到，个人申诉机制被用于其任务最初规定之外的目的。它还认为，对当事人来说，本来文主要是转达纯粹政治诉求的一种手段。

42. 据政府称，Iaazza 先生⁴ 是摩洛哥公民，1966 年出生于他的家乡坦坦。被捕前，他是一名店主。1993 年，他被判犯有诽谤和侮辱公职人员、损坏公共财产、袭击和殴打罪，2008 年，他因涉嫌参与导致一名警察死亡的事件而被判有罪。

43. 2008 年 2 月 26 日，武装团体聚集在坦坦的一条公路上，引诱警察进行据称是有计划的伏击。公共道路上放置了石块，迫使公务人员离开他们的车辆以便清理道路，之后他们遭到袭击。

44. 在袭击中，一名警察脸部受重伤，被送往当地医院，然后被送往古尔敏的军医院，最后被送往马拉喀什的伊本·西纳军医院。2008 年 3 月 3 日，该警官因伤势过重死亡。2008 年 3 月 1 日，经过司法调查并确定 Iaazza 先生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后，他在一个公共场所被坦坦警方逮捕，警方告知了他被捕的原因。

45. 他立即被带到刑事调查警察局，从 2008 年 3 月 1 日下午 3 时一直被拘留到 2008 年 3 月 4 日上午 11 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80 条，经检察官办公室书面批准，他的拘留期于 2008 年 3 月 3 日延长。

46.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7 条和《公约》第九条，他的家人收到了他被捕的通知。2008 年 3 月 4 日，Iaazza 先生被带见阿加迪尔上诉法院王室总检察长，他申请调查 Iaazza 先生参与 2008 年 2 月 26 日事件的情况。

47. 据该国政府称，根据《刑法》第 129、267、293、294、300 和 591 条以及 1958 年 11 月 15 日王室法令第 20 条，调查法官决定以犯罪团伙、在公路上放置物体以阻碍交通、对一名政府官员实施暴力导致其死亡、参与这些行为、武装集会和叛乱罪起诉 Iaazza 先生。2008 年 10 月 9 日，该案被移交给阿加迪尔上诉法院一审刑事庭，在维持对他的所有指控并决定不判他犯有犯罪团伙罪后，该刑事庭判处 Iaazza 先生 15 年监禁。法院还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403.2 条和第 405.2 条，将“对执行公务的公职人员实施暴力，导致其死亡”的罪行重新归类为“煽动叛乱，导致暴力，导致死亡”。

48. Iaazza 先生受益于《刑法》第 147 条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因为依法可执行的处罚是终身监禁。2009 年 6 月 24 日，阿加迪尔上诉法院刑事上诉庭在上诉中维持了这一判决，但该判决并未引起上诉。

49. 政府指出，根据《宪法》第 23 条、国家法律和《公约》相关条款，包括第九条，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或拘留。据该国政府称，警方于 2008 年 3 月 1 日

⁴ 政府在提交的资料中使用的拼写是 Yahya Iaaza。

而不是 2 月 29 日逮捕了 Iaazza 先生，并立即告知了他被捕的原因。根据阿加迪尔上诉法院检察官办公室的指示，在八名共犯指认 Iaazza 先生是 2008 年 2 月 26 日晚发生的骚乱的主要煽动者之后，作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80 条启动的调查的一部分，他被逮捕。

50. 此外，该国政府反驳了关于 Iaazza 先生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4 日期间被拘留在一个未知地点并遭受酷刑的说法。缔约国认为，这一指控事件的对应时间是 2008 年 3 月 1 日至 4 日，当时他受到警方拘留。

51. 无论是在 2008 年 3 月 3 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80 条举行的延长其警方拘留的听证会上，还是随后在调查法官面前，尽管在广泛的听证会上他的律师在场，Iaazza 先生都没有提出他指称的虐待问题。

52. Iaazza 先生在被警方延长拘留后也没有要求与律师交谈。该国政府指出，以前版本的《刑事诉讼法》第 66 条没有明确要求当局告知被捕者被捕的原因或他们保持沉默的权利、与律师沟通和获得法律援助，这就是为什么在初步听证时没有向 Iaazza 先生告知这些事项。⁵

53.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34 条，调查法官告知被告他们有权立即选择律师，如果没有选择，并且被告提出要求，则指定一名律师。根据会议记录，在 2008 年 3 月 4 日的审前讯问中，Iaazza 先生放弃了获得律师援助的权利。2008 年 5 月 27 日，他在一次广泛的听证会上被带见调查法官，这次他的律师在场。

54. 面对证据，Iaazza 先生清楚、明确地承认在协调坦坦的武装集会和示威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故意煽动他人参加这些活动，从而破坏了公共秩序。因此，该国政府认为，指控对 Iaazza 先生的拘留缺乏法律依据，属于第一类是毫无根据的。

55. 该国政府断然否认对 Iaazza 先生的逮捕、起诉和定罪与他受《公约》第十九条保障的表达自由权有关的指控。公路上的武装集会、在公路上设置的路障、阻碍交通和煽动叛乱导致死亡，不能等同于任何意见的表达，也不能由此种表达产生或为之辩护。与来文方的说法相反，对 Iaazza 先生的逮捕和起诉不是基于他的活动，而是基于警方根据司法机关的指示进行的调查，调查认定他直接和切实参与了应受法律惩处的犯罪行为。

56. 据该国政府称，根据《宪法》、摩洛哥法律和《公约》相关条款，与 Iaazza 先生的逮捕、拘留和辩护相关的所有基本权利都得到了尊重。

57. 在接受讯问后，Iaazza 先生拒绝在他的逮捕和审讯记录上签字，记录中载有他的陈述，但没有给出任何拒绝的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7.2 条，这一拒绝被记录在有关记录中。

58. 当王室检察官在 2008 年 3 月 4 日举行的听证会上被告知酷刑行为时，他在同一天将 Iaazza 先生移交给调查法官。然而，法官没有注意到或发现任何可能促使他调查这些指控的东西。Iaazza 先生没有向法官提出这个问题。

59.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3 和 74 条，当任何人被带见王室检察官时，检察官必须确保该人接受医疗检查，无论是应其要求还是因为发现了酷刑或虐待迹象。

⁵ 据该国政府称，这项保障是在根据第 35-11 号法案对《刑事诉讼法》第 66 条进行修正后推出的，该法案发布于 2011 年 10 月 27 日的第 5990 号官方公报。

《刑事诉讼法》第 293 条规定，法庭不接受通过使用暴力或胁迫获得的供词。据政府称，是否下令进行医疗检查，完全由法官根据他或她的评估和个人信念来决定。

60. 该国政府声称，在调查法官的广泛听证期间，Iaazza 先生得到了律师的协助，尽管他在初步听证期间自愿放弃了获得这种协助的权利。此外，他的律师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在因兹加恩监狱探访了他。外国法学家出席了审判，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无论是一审还是上诉，Iaazza 先生都由不同的律师辩护。

61. 向 Iaazza 先生出示了调查中获得的所有证据，并作了详细陈述，其中他自愿承认了事实。法院判决的依据是物证和其他涉案人员的陈述，这些证据证实 Iaazza 先生是 2008 年犯罪行为的主要教唆者。他的同伙都表示，他负责策划这次袭击，包括决定实施袭击的时间和地点，招募和资助参与者，以及为共犯分配角色。

62. 该国政府认为，Iaazza 先生与其他被告一起受审并无异常之处，因为他们都参与了同一案件。审判的进行完全符合公平审判权的保障，律师和证人在场以及坚持抗辩制原则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有被告都进行了辩护，并可以自由地提出他们所有的主张。Iaazza 先生的律师有机会提出任何被认为与证明其当事人无罪相关的主张。听取了包括辩方证人在内的几名证人的证词。该国政府指出，只有法官根据他或她自己的评估和个人信念，根据事实、案情和他或她面前的证据，决定是否接受传唤或听取证人的请求。因此，该国政府声称，对 Iaazza 先生的拘留不属于第三类的任意拘留。

63. 政府断然否认 Iaazza 先生因其撒哈拉身份而被捕，因为所有摩洛哥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摩洛哥身份是多元的和不可分割的。它指出，《宪法》和法律禁止一切形式的歧视，根据摩洛哥法律，对任何人的起诉和拘留只能在完全符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禁止基于歧视理由的一切形式的起诉。对 Iaazza 先生的逮捕、起诉和判决是严格依法进行的，犯有应受法律惩罚行为的所有其他人也是如此。

64. 政府认为，仅仅因为被拘留者的族裔、文化或政治背景而声称拘留是任意的，就等于给予他或她豁免权，这是国际人权法所不能支持的，特别是当案件涉及暴力行为和已证实违反适用于所有摩洛哥公民的现行法律时。

65. 2008 年 3 月和 4 月，Iaazza 先生接受了家人的探视，并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获得了检察官办公室的许可，与其律师联系。自监禁开始以来，他从未被剥夺过通过电话交流的权利，也没有被转移到不明地点、遭受强迫失踪或被宣布进行任何形式的绝食。

66. 自 2017 年 5 月 18 日以来，Iaazza 先生一直被关押在布伊扎卡恩监狱符合所有国际标准的牢房中。他从未被单独监禁过。根据国际标准，Iaazza 先生与其他囚犯一样，享有所有权利，受到人道待遇，其尊严受到尊重。他继续与家人通信，家人一直被允许探视他，包括 2020 年 3 月 11 日，在 COVID-19 疫情爆发后暂停探视之前。2021 年 3 月 5 日，Iaazza 先生的家人也对他进行了探视。他从未与患有 COVID-19 的囚犯同处一室，也从未出现任何疾病症状或被确定为接触者。

67. 关于 Iaazza 先生自 2020 年 10 月 13 日起被剥夺与外界联系的指控，该国政府指出，他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从监狱食堂购买了五张电话卡，并自 2020 年 10 月 2 日起故意避免使用座机。

68. 2020 年 11 月 4 日，Iaazza 先生接待了古尔敏—韦德怒恩地区人权委员会的来访。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这个代表团发现，他患有多种慢性病，包括糖尿病、风湿病、哮喘和视力问题，但正在接受定期治疗。委员会经常与 Iaazza 先生联系。2021 年 2 月 23 日，国家预防机制会见了 Iaazza 先生，他抱怨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该机制将申诉转交给该委员会，该委员会正在监测他的案件。

69. 自从被监禁以来，Iaazza 先生已经与普通医生进行了 37 次住院咨询，与专家进行了 8 次咨询。2021 年 1 月 22 日，他被转到布伊扎卡恩医院急诊科，因为他身体虚弱，但他拒绝接受适当的治疗。2021 年 3 月 1 日，他被转到医院急诊部，接受了必要的治疗。该国政府指出，Iaazza 先生目前总体健康状况尚可。

来文方提交的进一步信息

70. 来文方指出，无法确认 Iaazza 先生的律师是否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探访了他。因此，希望修正其呈件，以表明 Iaazza 先生遭受了两周的强迫失踪。来文方确认，与其最初的指控相反，Iaazza 先生在 2008 年 10 月诉讼开始前能够见到家人。

71. Iaazza 先生目前每天被关押长达 23 小时，条件不卫生，没有足够的食物或医疗。他的健康情况危急。他只能每星期两次给预先批准的个人打三次简短的电话。来文方证实，由于国际压力，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于 2021 年 2 月和 3 月探访了他。

72. 来文方指出，Iaazza 先生是在 2008 年 2 月 29 日深夜被捕的，这可以理解为 2008 年 3 月 1 日凌晨，他没有被告知逮捕原因。他被单独监禁了四天，遭受酷刑和政治审讯。用于指控 Iaazza 先生和其他被告的文件几乎完全相同，Iaazza 先生的审前拘留被延长，以迫使他签署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是唯一指控他有罪的证据。据报道，警察对被告使用在酷刑下签署的文件是常见的做法。

73. Iaazza 先生从未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也从未被告知对他的指控或他在被捕后保持沉默的权利。然而，摩洛哥法律没有规定这些权利这一事实不能成为政府违反其国际义务的理由。Iaazza 先生告诉法官，他遭受了酷刑，但没有进行调查。在诉讼过程中，Iaazza 先生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并告知法庭，他是因为积极活动而被捕的。

74. 据来文方称，辩护律师在场不足以满足公平审判的要求。Iaazza 先生被拒绝秘密接触他的律师，并被阻止传唤可以证明他没有参加示威的证人。

75. 最后，对 2008 年示威的镇压与坦坦镇作为撒哈拉人口众多的城镇、撒哈拉革命的发源地和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大本营的声誉之间存在联系。Iaazza 先生作为撒哈拉活动家的突出地位是他仍然被拘留的唯一原因。来文方认为，一些人在集会上实施的零星暴力行为不能归咎于其他和平行动的人。

讨论情况

76. 工作组感谢来文提交人和政府提交的材料。

77. 在确定剥夺 Iaazza 先生的自由是否具有任意性时，工作组考虑了其判例中处理证据问题的既定原则。如果来文方确立了构成任意拘留的违反国际法的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如果政府希望反驳指控，举证责任应由政府承担。政府仅仅声称遵循了合法程序，不足以反驳来文方的指控。⁶

78. 来文方呼吁工作组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由于工作组的任务仅限于任意拘留问题，它认为它可以在不诉诸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就剥夺 Iaazza 先生的自由得出结论。⁷ 工作组指出，它关于侵权指控的结论对西撒哈拉的地位没有任何法律后果。因此，委员会的意见不应被解释为表达了对西撒哈拉非自治领土目前或未来地位的任何政治观点。⁸

第一类

79. 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于 2008 年 2 月 29 日深夜，也可能是 2008 年 3 月 1 日凌晨，在坦坦被捕。在一些警察的要求下，他自愿去了警察局，这些警察告诉他，他们有些问题要问他。既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也没有告知他被捕的原因。

80. 据该国政府称，Iaazza 先生于 2008 年 3 月 1 日在一条公共街道上被捕，此前已确定他直接参与了导致一名警察死亡的示威活动。警察立即告知他被捕的原因。然而，政府没有提到出示逮捕令。政府提供的资料表明，Iaazza 先生是在示威几天后被捕的，即他不是作案现场被捕的。⁹

81. 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一款，“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工作组认为，来文方提供了可信的信息，该国政府没有反驳，大意是，Iaazza 先生是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被逮捕的，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一款。¹⁰ 因此，主管机关没有根据《公约》确立逮捕他的法律依据。

82. 《公约》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原因，并应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口头通知逮捕原因符合要求。¹¹ 关于是否告知 Iaazza 先生逮捕他的原因，来文方和政府提供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因此，工作组无法确定 Iaazza 先生了解其被捕原因的权利是否受到了侵犯。

83. 来文方同意政府的说法，即 Iaazza 先生是在 2008 年 3 月 4 日被告知对他的指控的，当时他出现在检察官面前，也就是说在他被捕三天后。《公约》第九条第二款和第十四条第三款(子)项规定，任何被逮捕的人必须被迅速告知对他的任何指控。¹² 工作组不接受主管机关违反了这些规定的说法。¹³

⁶ A/HRC/19/57, 第 68 段。

⁷ 第 68/2020 号意见，第 59 段和第 52/2020 号决议第 75 段。另见 A/HRC/27/48/Add.5, 第 62 段。

⁸ 第 68/2020 号意见，第 61 段和第 60/2018 号，第 62–64 段。

⁹ 第 9/2018 号意见，第 38 段。

¹⁰ 第 45/2019 号意见，第 51 段和第 44/2019 号意见，第 52 段。

¹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26 段。

¹² 同上，第 30 段。

¹³ 第 44/2016 号意见，第 33 段。

84. 据该国政府称，Iaazza 先生没有被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与律师联系或接受法律援助，因为直到 2011 年，国家法律才明确规定有义务将这些事项告知被捕者。被剥夺自由者有权在被捕时被当局告知，他们有权获得自己选择的律师的援助。¹⁴ 由于主管机关没有告知 Iaazza 先生这一不能以国家法律中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条款为借口受到无视的权利，他无法质疑拘留他的法律依据。

85. 双方提供的信息表明，Iaazza 先生没有被及时带见法庭。据来文方称，检察官于 2008 年 3 月 4 日，即 Iaazza 先生被捕三天后，下令拘留他。该国政府称，从 2008 年 3 月 1 日下午 3 时至 2008 年 3 月 4 日上午 11 时，Iaazza 先生被警方拘留。2008 年 3 月 3 日，检察官将 Iaazza 先生的拘留延长了 24 小时。¹⁵ Iaazza 先生被带见总检察长，总检察长在同一天(2008 年 3 月 4 日)，即他被捕的三天以后，将他移交给调查法官。

86. 根据《公约》第九条第三款，“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48 小时通常足以履行这一义务，任何更长的拖延都必须是绝对例外的，并在当时情况下有正当理由。¹⁶ Iaazza 先生于 2008 年 3 月 4 日，即被捕三天后被带见司法机关，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三款。2008 年 3 月 3 日，检察官延长了对 Iaazza 先生的拘留，他于 2008 年 3 月 4 日被带见总检察长。如工作组所述，拘留的合法性必须由司法机关审查，而不是由检察机关审查。¹⁷ 因此，有关部门未能根据《公约》的规定确立拘留 Iaazza 先生的法律依据。

87. 双方提交的材料表明，从被捕到 2008 年 3 月 4 日，Iaazza 先生无法与其家人或律师联系。因此，Iaazza 先生被剥夺了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院能够根据《公约》第九条第四款毫不拖延地决定对他的拘留是否合法的权利。

88. 据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无法与律师交谈，也从未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据该国政府称，Iaazza 先生在被警方延长拘留后没有要求与律师交谈，并在 2008 年 3 月 4 日举行的预审中放弃了聘请律师的权利。然而，该国政府声称，Iaazza 先生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会见了他的律师。因此，工作组认为，Iaazza 先生很可能在被拘留期间和预审之前试图联系律师，但受到阻止。因此，Iaazza 先生被剥夺了接触律师的权利，而这是法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保障，¹⁸ 并被阻止行使《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有效补救权。

89. 鉴于法官在 2008 年 3 月 4 日的预审期间没有下令进行医疗检查或任何调查，工作组认为来文方关于 Iaazza 先生遭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指控是可信的。这种

¹⁴ 第 43/2019 号意见，第 53 段和第 39/2019 号意见，第 87 段。另见《联合国关于任何被剥夺自由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的补救和程序基本原则和准则》(A/HRC/30/37，附件)，原则 9。

¹⁵ 政府提交了延期记录，但文件难以辨认。应工作组的要求，它提供了另一份副本，但也难以辨认。工作组无法获得该文件的正式译文。

¹⁶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3 段。另见 CAT/C/MAR/CO/4，第 7 段和第 67/2019 号意见，第 64 段。

¹⁷ A/HRC/45/16/Add.1，第 35 段(检察机关不具备评估拘留的必要性和相称性所需的独立程度)；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2 段。

¹⁸ 第 61/2020 号意见，第 70 段；第 40/2020 号意见，第 29 段和第 25/2020 号意见，第 41 段。另见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46 段。

待遇大大削弱了 Iaazza 先生对其拘留提出质疑的能力。¹⁹ 因此，更有可能的是，他无法行使质疑拘留他的法律依据的权利，这违反了《公约》第九条第三款和第四款。

90.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对 Iaazza 先生的拘留缺乏任何法律依据，因此属于第一类任意拘留。

第二类

91. 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因行使了《公约》第十九条和第二十一条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和和平集会自由权而被拘留。据来文方称，在 2008 年 2 月 27 日举行的和平示威游行之后，Iaazza 先生被认为对一名警察的死亡负有责任，尽管他没有出席示威游行。据报道，他被捕是因为他积极争取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

92. 该国政府断然否认这些指控，并强调指出，对 Iaazza 先生提起诉讼是在调查确定他直接参与犯罪行为之后进行的。

93. 《公约》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人人有权享有表达自由。这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它涵盖政治话语、公共事务评论和人权讨论²⁰ 并保障表达不符合政府政策的意见的自由。²¹

94. 工作组认为，Iaazza 先生的活动属于《公约》第十九条所保障的表达自由权的范围，他因行使这项权利而被捕。²² 这一结论是基于来文提交人的指控，而该国政府并未反驳这一指控，其大意是，Iaazza 先生因其与波利萨里奥阵线和被占领土撒哈拉部的联系而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讯问，这表明他被捕是因为他的活动，而不是因为他犯了刑事罪。此外，警方报告提到，Iaazza 先生是一名“危险的分裂分子”，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必须予以镇压，以儆效尤。

95. 此外，主张撒哈拉人民自决权的 Iaazza 先生因根据《公约》第二十五条(子)项行使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而被拘留²³。关于组织示威活动，他也有权获得《公约》第二十一条所保障的和平集会权的保护。²⁴ 虽然示威的组织者应尽一切努力遵守法律并鼓励和平举行集会，但他们不能对他人的非法行为负责。²⁵

96.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也没有争辩——《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五条中提到的限制适用于本案。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认为有必要起诉 Iaazza 先生，以保护这些条款含义范围内的合法利益，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认为因组织示威而判处 Iaazza 先生 15 年监禁是一项相称的措施。没有理由认为 Iaazza 先生的活动会被合理地视为对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或他人权利或名誉的威胁。

¹⁹ 第 37/2021 号意见，第 66 段。

²⁰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1 年)，第 11 和 12 段。

²¹ 第 8/2019 号意见，第 55 段和第 79/2017 号意见，第 55 段。

²² A/HRC/27/48/Add.5，第 64 段。

²³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5 号一般性意见(1996 年)，第 8 段。另见第 16/2020 号和第 15/2020 号意见。

²⁴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7 号一般性意见(2020 年)，第 12 段。

²⁵ 同上，第 17 段；A/HRC/31/66，第 20 和 26 段和第 22/2017 号意见，第 74 段。

97. 工作组的结论是，Iaazza 先生因行使其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权和参与公共事务权而被拘留。根据第二类，对他的拘留是任意的。工作组将此案提交给促进和保护见解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

第三类

98. 由于工作组认定对 Iaazza 先生的拘留属于第二类任意拘留，因此它认为不应该对他进行审判。然而，Iaazza 先生被定罪并被判处 15 年监禁，上诉后维持原判。

99. 据来文方称，拘留开始时，Iaazza 先生被单独监禁了两周，从 2008 年 4 月至 2008 年 10 月审判开始时，不准他会见律师准备辩护。他不可能与律师私下交谈，因为主管人员偷听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100. 该国政府反驳了这些指控，坚称 Iaazza 先生在被警方延长拘留后没有要求会见律师，他在 2008 年 3 月 4 日举行的预审期间放弃了聘请律师的权利，他的律师于 2008 年 3 月 13 日在因兹加恩监狱探访了他，在 2008 年 5 月 27 日举行的听证会期间以及在整个审判和上诉期间，他都得到律师的协助。

101.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都有权在拘留期间的任何时候，包括在被捕后立即获得自己选择的律师的法律援助，并且必须毫不拖延地提供这种援助。²⁶ Iaazza 先生被拘留时无法与其律师联系，此后也无法定期联系。因此，他无法准备适当的辩护。与律师的会面可以在主管人员的视线之内，但不能在主管人员的听觉之内，与律师的所有通信必须保密。²⁷ 因此，《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丑)项保障的 Iaazza 先生有充分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自己选择的律师沟通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102. 工作组不认为八名同案被告的出庭使审判变得不公平。然而，政府没有对被告没有机会传唤证人的指控作出充分答复，²⁸ 特别是那些能够证实 Iaazza 先生没有参加示威的人。对辩护律师关于坦坦的陈述的反应进一步表明，法院不是独立的。因此，工作组认为，Iaazza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和第三款(辰)项享有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并将此案转交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

103. 鉴于主管机关未能进行体检或调查，工作组认为，来文方提出了可信的论据，表明 Iaazza 先生遭受了酷刑和虐待，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公约》第七条以及摩洛哥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2 条和第 16 条。Iaazza 先生遭受的酷刑和虐待可能妨碍了他为自己辩护的能力。工作组将此案提交给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问题特别报告员。

²⁶ A/HRC/30/37, 附件, 原则 9 和准则 8; A/HRC/27/48/Add.5, 第 83 (a)段。A/HRC/45/16, 第 51 段。第 7/2021 号意见, 第 81–82 段和 CCPR/C/MAR/CO/6, 第 25–26 段。

²⁷ 《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 规则 61 (1); 《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 原则 18; A/HRC/30/37, 附件, 准则 8。

²⁸ CCPR/C/MAR/CO/6, 第 33–34 段。

104. 此外，来文方称，检方提出的唯一证据是 Iaazza 先生在酷刑之下和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签署的供词。该国政府声称，Iaazza 先生在详细陈述中自愿承认了事实，法院依据的是案卷中的证据，包括 Iaazza 先生和该案其他嫌疑人的陈述。

105. 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供词不应在刑事诉讼中被接受为证据。²⁹ 此外，接受通过酷刑或虐待获得的供词作为证据使得整个诉讼程序不公平，不管是否有其他证据支持判决。³⁰ 政府有责任证明 Iaazza 先生是自愿认罪的³¹，但它并没有这样做。工作组认为，来文方关于 Iaazza 先生身上有明显酷刑痕迹的指控是可信的。³² 主管机关没有下令进行可能有助于反驳这些指控的医疗检查或调查。

106. 主管机关侵犯了 Iaazza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午)项和《禁止酷刑公约》第十五条享有的不被强迫认罪的权利。³³ 法院在获悉发生了酷刑行为时没有下令进行独立调查，这侵犯了 Iaazza 先生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享有的由独立和公正的法庭审判的权利，³⁴ 以及《禁止酷刑公约》第 12、13 和 14 条。此外，要求检察官根据《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原则 12 和 16，调查和报告酷刑和逼供情况。³⁵

107. 工作组得出结论认为，侵犯公平审判权的行为十分严重，使得对 Iaazza 先生的拘留具有第三类下的任意性质。工作组绝不宽恕杀害警察的行为，但强调对被指控的肇事者的调查和对他们提起的诉讼必须尊重公正审判的保障。这一意见不影响在关于警官谋杀案的其他诉讼中可能作出的任何调查结果。

第五类

108. 来文方称，Iaazza 先生被拘留是因为他是撒哈拉人，也因为他对撒哈拉人民自决权的政治观点。它认为，他的案件象征着对所有撒哈拉人的系统迫害。

109. 据该国政府称，Iaazza 先生受益于减轻处罚情节，他被依法拘留是因为他犯了刑事罪，而不是基于任何歧视性理由。该国政府指出，所有摩洛哥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际人权法不给予犯有暴力行为和违法行为的人豁免权。

110. 工作组认定，根据第二类，Iaazza 先生因和平行使国际法规定的权利而被拘留。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对 Iaazza 先生的拘留也违反了国际法，因为存在基于政治或其他观点的歧视。³⁶ 该国政府仅限于声称 Iaazza 先生因犯有刑事罪而被监禁，既没有排除这一假设，也没有反驳来文方关于他受到歧视的可信指控。

²⁹ E/CN.4/2003/68, 第 26 (e)段; A/HRC/27/48/Add.5, 第 35 段和 A/HRC/45/16, 第 53 段。

³⁰ 第 41/2020 号意见, 第 70 段。

³¹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32 号一般性意见(2007 年), 第 41 段。

³² 第 68/2020 号意见, 第 80 段和 CCPR/C/MAR/CO/6, 第 23-24 段。

³³ 第 31/2020 号意见, 第 58 段和第 28/2019 号意见, 第 70 段。另见 CAT/C/MAR/CO/4, 第 17 段。

³⁴ 第 31/2020 号意见, 第 57 段和第 24/2020 号意见, 第 108 段。另见 A/HRC/27/48/Add.5, 第 83 (d)段。

³⁵ 第 4/2021 号意见, 第 106 段和第 63/2020 号意见, 第 42 段。

³⁶ 见第 4/2021 号、第 59/2019 号和第 13/2018 号意见。

111. Iaazza 先生是撒哈拉人权捍卫者集体的主席，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撒哈拉活动家，在西撒哈拉独立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是在一系列逮捕行动中被逮捕的 20 名撒哈拉激进分子之一。他与其中八人一起被起诉，并被询问他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关系³⁷ 和被占领土撒哈拉部。根据警方的报告，Iaazza 先生是一名“危险的分裂分子”，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必须予以打击，以儆效尤。在审判期间，一名声称坦坦是西撒哈拉一部分的辩护律师被迫收回这一说法，以避免被起诉。法官说，Iaazza 先生付钱给“分裂分子”让他们参加示威。

112. 这一信息表明，Iaazza 先生被捕是因为他的撒哈拉血统和他支持西撒哈拉人民自决权的政治观点。工作组回顾其先前关于因歧视原因被拘留的撒哈拉人的调查结果。³⁸ 工作组认为，剥夺 Iaazza 先生的自由违反了《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十六条，属于第五类下的任意剥夺自由。

结束语

113. 自 2008 年 2 月以来，Iaazza 先生是许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他被安置在过度拥挤的牢房中，不准与家人联系，被转移到远离家人的监狱，并受到监狱人员的虐待。在拘留开始时，他遭受了大约两周的强迫失踪，随后大约在 2020 年 10 月，他又遭受了八周的强迫失踪，当时他与另一名 COVID-19 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囚犯被关在同一间牢房，然后被转移到隔离牢房。Iaazza 先生曾数次绝食抗议他受到的待遇，目前每天被关押在牢房里长达 23 小时，条件不卫生，没有足够的食物或医疗。该国政府否认这些指控，并辩称，Iaazza 先生不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因为家庭成员于 2008 年 3 月和 4 月探访了他，他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在监狱食堂购买了电话卡。

114. 根据《公约》第十条第一款，政府有义务以合于人道及尊重其天赋人格尊严之方式对待所有被剥夺自由者。工作组强调必须坚持国际标准，特别是《纳尔逊·曼德拉规则》关于生活条件、保健和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原则 12 至 27 和原则 58。工作组将本案转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

处理意见

115. 鉴于上述情况，工作组提出以下意见：

剥夺 Yahya Mohamed Elhafed Iaazza 的自由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二、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子)项和第二十六条，为任意剥夺自由，属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类。

116. 工作组请摩洛哥政府采取必要步骤，毫不拖延地纠正 Iaazza 先生的情况，使其符合相关国际准则，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准则。

³⁷ 第 67/2019 号意见，第 75 段。

³⁸ 第 68/2020 号、第 67/2019 号、第 23/2019 号、第 60/2018 号、第 58/2018 号、第 31/2018 号和第 11/2017 号意见。

117. 工作组认为，考虑到本案的所有情况，适当的补救办法是立即释放 Iaazza 先生，并根据国际法赋予他可强制执行的获得赔偿和其他赔偿的权利。³⁹ 鉴于目前全球 COVID-19 疫情及其对拘留场所构成的威胁，工作组呼吁该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确保立即释放 Iaazza 先生。

118. 工作组促请该国政府确保对任意剥夺 Iaazza 先生自由的相关情节进行全面和独立的调查，并对侵犯他权利的责任人采取适当措施。

119.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33 段(a)项，将本案移交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和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特别报告员，以采取适当行动。

120. 工作组请该国政府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尽可能广泛地传播本意见。

后续程序

121. 工作组依照其工作方法第 20 段，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提供资料，说明就本意见所作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包括：

- (a) Iaazza 先生是否已获释，如果已获释，日期为何；
- (b) 是否已向 Iaazza 先生作出赔偿或其他赔偿；
- (c) 是否对侵犯 Iaazza 先生权利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如果是，调查结果；
- (d) 是否根据本意见对立法进行了修订或改变了实践，以使摩洛哥的法律和实践与其国际义务相一致；
- (e) 是否已采取其他任何行动落实本意见。

122. 请该国政府向工作组通报在落实本意见所作建议时可能遇到的任何困难，以及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援助，例如是否需要工作组来访。

123. 工作组请来文方和该国政府在本意见转交之日起六个月内提供上述资料。然而，如有与案件有关的新情况引起工作组的注意，工作组保留自行采取后续行动的权利。工作组可通过此种行动，让人权理事会了解工作组建议的落实进展情况，以及任何未采取行动的情况。

124. 工作组回顾指出，人权理事会鼓励各国与工作组合作，请各国考虑工作组的意见，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对被任意剥夺自由者的情况给予补救，并将采取的措施通知工作组。⁴⁰

[2021 年 11 月 15 日通过]

³⁹ 见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第 10 号审议意见(A/HRC/45/16, 附件一)。

⁴⁰ 人权理事会第 42/22 号决议，第 3 和第 7 段。